

東京小住

人物

林定維：65 歲。男。

王志明：38 歲。男。林定維助理。

廖德明：39 歲。男。

周慧珍：38 歲。女。

陳清文：27 歲。男。醫生。

黃雅子：26 歲。女。畫家。清文未婚妻。（「雅子」稱呼以日文 Masako 發音。）

佐藤芳子：29 歲。女。定維家幫傭。（「芳子」稱呼以日文 Yoshiko 發音。）

林美玉：32 歲。女。定維女兒。

時空

1950 年至 1956 年，東京。人物年紀為 1950 年時候的年紀。

說明

劇本以華文寫成，演出時以臺語演出。

第一幕

（1950年，二月。東京，定維家客廳。）

（不久，志明從外面走進，身上帶著文件。入屋之後將文件放在桌上。芳子在客廳插花。）

芳子：（對志明）你回來了。

志明：嗯。（頓）第一次看到妳在插花。

芳子：也才剛開始學沒多久。

（芳子把花插完，擺好。）

志明：晚餐準備得如何？

芳子：差不多了。（頓）你今天那些事，辦得還順利嗎？

志明：（頓，拿起文件）噢，還是那些手續。先生才剛來東京沒幾個月，總是會有一些要處理的。（頓）在這裡工作到現在還習慣嗎？

芳子：還可以啦。（頓）也多虧你的幫忙。

（頓。志明也笑。）

芳子：你跟在先生身邊幫忙多久了？

志明：（思考）有十年了吧——或許更久。

芳子：十年啊……那家裡的人呢？不用回去過年也沒關係？

志明：他們知道我的情況。（頓）倒是先生，第一次不在臺灣過年。

（頓。）

芳子：今天有收到寄給先生的信。

（芳子把信拿出。）

志明：（看了看信）應該又是美玉寄來的。（頓）先生的千金，先生應該有交代她不少事。

（頓。）

芳子：今天好像變得比較冷。

志明：是啊，聽說再晚的話，可能會下雪。

（沉默。）

芳子：有人來了。

（慧珍與德明上場。）

慧珍／德明：欸，芳子，志明。

志明：你們到了。

慧珍：先生呢？

芳子：他跟清文、雅子，說要先去公園散步，順便去買和菓子。

志明：先生就是最喜歡吃甜食了。

德明：之前醫生不是才叫他不要吃太多？

慧珍：愛吃有什麼關係。你真是管很多。芳子，有需要幫忙嗎？

芳子：都差不多了。（頓）我之前聽志明說，才知道你們三個是學生時代就認識了。

慧珍：是啊，以前先生這邊，還有開放給臺灣留學生聚會用。你看，我們之前放在這邊的書還在。

志明：好久以前了……

德明：不過現在慧珍還是學生啊。

慧珍：因為我還年輕啊。

（兩人笑。）

芳子：慧珍姐妳還在念書啊？

慧珍：就只是跟著教授做一些研究，沒什麼。

德明：（對志明）先生的身體，有比較好了嗎？

志明：從臺灣到日本之後，是有比較好。

德明：先生有說要養病到什麼時候嗎？

志明：沒有聽說。（頓）今天去幫先生處理居留跟護照的時候，那邊提出了一些處理方法。

德明：美國人那邊說了什麼？

志明：說是要用政治難民的方式處理。

（沉默。定維、清文、雅子上場。）

芳子：先生他們回來了。

（眾人簡單打招呼。）

芳子：大家坐啊。（對雅子）這個我先拿進去放。

（芳子把雅子手上裝有和菓子的袋子接走，下場。）

志明：先生，這是臺灣寄來的信。

（志明把信件交給定維。定維讀信。）

志明：是美玉寫來的嗎？

定維：是啊，就是寫一些關心的話，畢竟不是在家過年……

慧珍：但是也是很熱鬧啊，有這麼多客人。

清文：等先生身體變好之後，就可以回臺灣了。

定維：清文你呢，有考慮回臺灣當醫生嗎？還是要留在日本？

清文：還在考慮，最近覺得當醫生好像不是我想做的……

雅子：阿文最近都在參加讀書的聚會，要不然就是在編刊物。

定維：雅子妳呢？也在日本學畫學很久了。

雅子：家裡面是沒特別說，但我也知道不能讓家裡有負擔，遲早也是要……

清文：她想要先在日本這裡參展。

雅子：也要先有作品。

（芳子端茶出來給眾人。）

芳子：大家先喝茶啊。

志明：我來幫忙。

（志明幫忙芳子遞茶。）

慧珍：雅子都在畫些什麼？

雅子：植物，花啊，樹啊之類的。

芳子：真的，什麼花？（頓）先生這邊庭院裡面有很多植物。

雅子：不過畫這些東西，總是被說不夠現代。

慧珍：不夠抽象嗎？

德明：嗯，但是，好好描繪一件事物，其實是很好的事。

（頓。）

雅子：我之前有看過先生這邊的庭院，跟日本的有點不一樣。

定維：我有特地請人種了一些臺灣的植物。

志明：格局上，也接近先生在臺灣家中庭院的樣子。

雅子：先生也會自己整理庭院嗎？

定維：會啊，每天都會整理。

雅子：我倒是沒想過可以畫……

志明：之前有人經過，還問說可不可以進來參觀。

芳子：先生之前還說過，說有的時候看著庭院，就好像是在天堂一樣。

雅子：天堂啊？

定維：不過，這邊也就是來暫時住一下的地方。

（頓。）

清文：說到庭院，雖然我對小時候的記憶很少，但是最記得的，就是被母親抱著，
走在庭院裡，看見滿是葡萄葉的棚架……

定維：我小時候也是會被母親牽著，在庭園裡走來走去，然後她會告訴我，這是
什麼樹，那是什麼花……

（沉默。）

雅子：我想要去庭院另一邊看一下。

芳子：我跟妳去。

雅子：（略顯遲疑）我只是想——

芳子：那邊先生有種一些特殊的玫瑰。

雅子：（興味盎然）玫瑰啊？

芳子：對啊，我帶妳去看。

雅子：好啊。

（雅子與芳子下場。）

清文：芳子現在在先生家，好像也像是一家人一樣了。

定維：之前天氣變冷，她還一直提醒我要多穿衣服，好像在提醒小孩一樣。

（頓。）

德明：話說，臺灣那邊還好嗎？先生的母親現在呢？

定維：阿玉有寄信來，說一切都沒事。

德明：那居留的事情呢？

志明：剛剛才提到，美國人那邊建議說用政治難民的名義申請居留。

定維：之前跟臺灣那邊是說身體因素，如果現在改成政治的理由，說不過去……

德明：但是這件事不處理也不行。

志明：重點是如果要用難民的名義，可能要掛名在相關組織上。

慧珍：其實想讓先生掛名的組織也不是沒有。之前不就有人來找過？

（頓。）

志明：其實，臺灣那邊又派人來問，先生什麼時候回去。

慧珍：國民黨政府才遷到臺灣沒多久，先生就說要來日本，或許他們……

（頓。）

定維：嗯……那德明呢，現在那邊的研究工作還好嗎？

德明：最近跟著教授在整理荷蘭時代的史料，結果讀到小琉球的資料，才發現以前那邊其實住著一群原住民。後來他們不是被荷蘭人殺，就是被抓去臺灣，整個族群就這樣不見了。

清文：這個以前都沒聽說過……

德明：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字流傳下來，我們現在知道的，都是荷蘭人寫下來的。我看到有一段……是說他們被困在山洞裡，荷蘭人放火燒，記錄上說他們在裡面一直發出哀號的聲音。

（沉默。）

清文：德明兄……你應該也不會回臺灣了吧？

德明：嗯，應該是不會。

清文：是因為幾年前發生的那個事件嗎？

德明：欸，可以這麼說吧。（頓）先是到了香港才又到日本，花了這些功夫，好像不能這麼簡單就回去。

（定維跟慧珍笑。沉默。）

定維：不過，臺灣現在的局勢也是很曖昧啊，共產黨是不是會過來，還是國民黨會繼續統治，又或者是交給國際託管，甚至是——（打斷自己）沒有人知道……

（雅子跟芳子上場。）

志明：妳們看得怎麼樣？

芳子：後面那邊，梅花已經開得很美。

雅子：而且原來這邊還有種櫻花。

清文：（對雅子）有什麼新的靈感嗎？

雅子：要再想一下。（頓）不過，剛剛忽然想到，東京很多地方都變成廢墟了，但是這邊卻還好好的，有種奇妙的感覺……

（沉默。）

芳子：之前上插花課的時候，有同學就問老師說，戰爭剛結束的時候沒有花，要怎麼辦，老師就說，那就把廢墟裡的東西當花來插。

慧珍：前陣子去看演出，走在街上，也還是看到一些脫衣舞的表演……

志明：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啊。

清文：前幾天，我們聚會的成員才討論到遊民的現象。然後昨天我看到一個年輕的遊民，不知道為什麼，就跟著他走了一段。後來我們聊了幾句，他說父母早就過世，因為生病，小學都還沒念完就出來工作。後來因為空襲失去工作，拿到的資遣費也被偷走了。擺地攤的時候遇到警察，警察說他的東西一定是偷來的，就全部沒收。我買了幾顆橘子跟一袋米給他，問他說，想要什麼，他說想回學校念書。（頓）我沒有跟他說的是：即使讀了書，又怎樣呢？我自己讀了些書，到現在除了做醫生，也還是不知道還可以做什麼。

（頓。）

慧珍：會去想到這些，就已經很好了……

（頓。）

雅子：你服務的醫院不是還有幫一些做那種生意的人檢查有沒有生病？

德明：哪種生意啊？（開玩笑地）聽起來清文真的是很忙碌啊。這樣還有時間陪雅子嗎？

清文：雅子也是很忙的。

定維：雅子都還沒說話，你怎麼就代替她說了？

雅子：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眾人笑。）

芳子：時間差不多，我先去準備一下晚餐。

雅子：我也去幫忙。

芳子：（客氣但沒有拒絕之意）啊，怎麼好意思——

（芳子與雅子下場。沉默。）

志明：清文，那你們那邊的讀書會最近在讀什麼書？

清文：*Quo Vadis*。

志明：什麼意思？

清文：「你往何處去」。（頓）是一本在寫基督教信仰跟迫害的小說。傳說中，聖彼得逃亡時遇見基督，他就問說：「主啊，祢往何處去？」（頓）不知道為什麼，讀的時候讓我想到很多事。

志明：聽起來很有意思。都是什麼樣的人在讀？

清文：（沒有接志明的問題）對了，德明兄，之前問你的，替我們刊物寫文章的事情。

德明：我還沒有想法……

清文：我有讀過你以前寫的東西，得到很多啟發。

德明：沒有，那些都只是……而且你這次要我寫的題目，有點太難了。

定維：什麼樣的題目？

清文：臺灣的過去，現在，跟未來。

（沉默。）

清文：聽說德明兄之前有去過中國那邊。

德明：日本人統治那個時候，多少都會想去看看。先生也去過吧。

定維：是啊。畢竟是我們的祖國。

德明：想像中的。

清文：那實際上呢？

定維：現在怎麼樣不太確定。那時候去，總覺得每件事都比想像中慢一點。記得有一次買東西，站在攤子前看了半天，旁邊的人一直教我要討價還價。（笑）現在回想起來，記得的反而是這些小事。

清文：啊？真難想像先生討價還價的樣子。

定維：我當時還真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德明：先生去的時候，沒有被當成間諜嗎？

清文：間諜？

德明：被當作日本人的間諜，或是告密者。

定維：我像是間諜的樣子嗎？

德明：年輕的時候很難說。

（眾人笑。）

慧珍：（對清文）你沒去過中國那邊嗎？

清文：最近有聽到其他人提到那邊的事情，才想說自己沒去過……最近總覺得，自己好像還沒打算把一生都投入在醫學上……

定維：其實行醫也能做很多事，像是有認識一些醫生，他們回到鄉下做了一些事，也是很有意義。

清文：先生以前不是也資助過很多醫生跟學生嗎？

定維：那些都是應該做的。

（沉默。）

志明：先生，那個，美玉那邊，真的都還好嗎？

定維：都好，都好。

志明：那居留的辦理跟掛名的事？美國那邊的意思是，跟日本說好了，只要先生答應在獨立派那邊掛名。

慧珍：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人。以前在臺灣的時候，多少人是因為先生的一句話，才有勇氣站出來，還有那些運動……或許掛名在那邊……

定維：但是你不知道他們會利用這個名義做什麼。

慧珍：但是先取得居留比較重要。

定維：獨立也好，自治也罷，他們需要的不是我這個人，是我的名字。我現在只是想要安靜地養病。過去的事情也都過去了。（頓）我要先去休息一下。

志明：我陪先生進去吧。

（定維與志明下場。）

清文：先生……他其實身體還很好吧。

德明：你也知道這幾年臺灣發生的事情，說是要養病，也是離開的一種說法。

清文：那德明兄覺得呢，接下來臺灣，會往哪裡去？

德明：嗯……

慧珍：其實我也可以理解先生不想掛名的原因，也不一定跟政治主張有關。而是連主張獨立派的團體的內部，可能也是有些……

德明：而且獨立這個方向，實際上不可能實現。

清文：意思是？

德明：對一般人來說，過好日子就行了。

清文：我讀過德明兄幾年前寫的東西，跟你現在說的不太一樣……

德明：噢，是嗎？我不記得有寫過這方面的東西。

（頓。）

清文：不過，志明兄是怎樣的人？我總覺得他……

德明：（笑）志明啊，年輕的時候很衝動，看不出來吧，那個時候還曾經因為從事活動被日本警察抓去訊問過……（頓）忽然想到，你要我寫的東西，為什麼你不試著自己寫呢？

（芳子上場。）

芳子：可以準備吃東西了。

慧珍：太好了，走吧。

（德明跟慧珍下場。）

清文：感謝妳準備的年菜，辛苦了。

芳子：應該的。有那麼多人一起吃，先生也會很高興。（頓）剛剛有聽到雅子說，你幫忙看病的，做那種生意的人，是指在外國人酒吧工作的女人吧？

清文：怎麼了嗎？

芳子：沒有，只是覺得很好。我說真的。（頓）你之後會跟雅子回臺灣吧？

清文：應該會吧。不過雅子說希望至少先在日本的展覽會有作品，要先陪她完成她的目標……

芳子：雅子真是幸福。

清文：啊？

芳子：……沒事。（頓）要進去了嗎？

清文：好啊。

（清文下場。芳子獨自在場上，若有所思。不久，志明上場。）

志明：大家都在餐廳了？

芳子：差不多了。我有準備蘿蔔糕，你之前不是一直說很想吃。

志明：（笑）對啊。（頓）妳用什麼米？

芳子：日本的米。我知道你想要吃用在來米做的，但是在日本就是沒辦法啊，總是要有所折衷。

志明：妳有記得，我就很高興了。

芳子：而且過年嘛，討個好彩頭。

志明：希望今年是個好的一年。也希望之後每年都可以吃到妳做的好菜。

芳子：都還沒吃呢。

志明：還沒吃就知道很好吃了。

芳子：（笑）不要開玩笑了。進來吧。

（芳子下場。志明在場上，他看著芳子進到餐廳。頓。他發現定維忘記把臺灣寄來的書信收起。他拿起書信，原本想直接收起來。但隨後又打開，仔細讀了起來，定維上場。）

志明：（注意到定維上場）先生，你剛剛的信忘記收進去了。

（志明把信遞給定維。）

定維：你都看了嗎？

（頓。）

志明：如果考慮到臺灣家裡那邊的顧慮，好像也就可以理解先生不想掛名的理由了。（頓）不過，他們希望先生明天之前回覆，還提醒說，要請先生說明為什麼回臺灣會有危險。

定維：……志明，你認為呢？

志明：美國那邊是有意願協助，而且，先生好不容易才到了日本。

（沉默。）

定維：那就去辦吧。該怎麼辦，就去辦吧。

（定維下場。）

第二幕

（1952年，春天。東京，定維家客廳，連接客廳的前庭，櫻花盛開。）

（志明在彈吉他。不久，定維上場，他聽著志明的吉他，等他彈完。兩人坐在客廳邊緣，面向前庭。）

定維：很久沒聽你彈吉他了。

志明：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想彈。

（頓。）

定維：今年的櫻花，也是很美……清文他們什麼時候會到？

志明：應該等下就來了。

定維：他跟雅子回臺灣之後，下次見面不知道會是什麼時候。

（頓。）

志明：先生，真的有在考慮回去的事嗎？

定維：臺灣政府那邊又派人來聯絡你了嗎？

志明：一直都有，先生你也知道。

（頓。）

定維：想是都有在想，但如果回去了，是不是就不會再出來了。（頓）他們還有在問掛名獨立派那邊的事情嗎？

志明：我有解釋說這是為了居留，你對實際參與並沒有興趣。

定維：聽說那邊最近要辦活動。

志明：我有請他們務必不能提到先生的名字。（頓）關於先生母親的情況，上次美玉寫信來，感覺情況有點緊急……

定維：是啊。（頓）不過你相信那些信的內容是真的嗎？那些信的內容，是不是阿玉真正的意思我也不確定。（頓。若有所思。）有的時候我待在這個庭院裡，都會忘記自己在日本，好像是在臺灣的家一樣……（頓）已經幾年了，我們來這裡？

志明：兩年多了。

定維：你有想過之後的打算嗎？（頓）芳子呢，你跟芳子處得還不錯吧。（頓）有考慮過嗎？

志明：家裡是有在問之後的事，但是……

定維：不用想太多，你的未來還很長，多為自己打算吧。

（沉默。芳子上場。）

芳子：今天天氣真好。

定維：是啊。（頓）我先進去一下，雅子他們來了再跟我說。

（定維下場。沉默。）

芳子：學插花學了一陣子之後，就會出現一個奇怪的習慣，就是看到什麼花就想拿來插。（頓）像是現在看到櫻花就會很想用力去折它，原本還覺得去折它很可惜，但後來發現折了之後還會產生一種美感。

志明：現在學插花學得很有心得喔。（頓）先生也常常提到妳的插花。

芳子：真的嗎？

志明：也不只是插花。

芳子：你這樣說，我不知道要回什麼。

志明：沒有，就只是說說。

芳子：那邊的老師最近有說，我學習的態度跟別人不一樣，日文說，「姿勢が違
う。」姿勢不同。

志明：什麼姿勢不同？

芳子：（笑）可能是打掃的姿勢不同吧。（頓）記得剛去的時候，也沒想太多就幫忙打掃教室，把原本不是我要打掃的地方也掃一遍，讓老師跟同學嚇了一跳，三不五時老師還會提到這件事。

志明：這樣的意思是好的嗎？

芳子：可能吧。（頓）最近，老師還問我要不要去當助手。

志明：很好啊，總是要替自己的未來想。（頓）清文跟雅子就要回臺灣結婚了。

芳子：……是啊。你有想過嗎？

志明：什麼？

芳子：結婚啊。

志明：想是有想過。（頓）那妳呢？

芳子：我忙著工作，都還沒跟先生說，我打算之後會以插花那邊的工作為主。

志明：真的？

芳子：之前沒認真想過，但是最近我在想，或許之後真的可以靠插花維生……

志明：在日本？

芳子：應該是。

志明：沒考慮在臺灣嗎？

芳子：（頓）你也知道我小時候給人家做養女的事，我說過，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在哪裡，也已經沒有什麼認識的人在那邊。

志明：最近我家人說希望我可以更常待在臺灣，在那邊工作。

芳子：先生知道嗎？

志明：知道。他也說這樣很好。

（沉默。）

芳子：我也覺得很好，有個地方可以回去。（頓）最近插花教室那邊多了一些美國啊澳洲的學生，好像是外交跟軍事方面人員跟家屬。（頓）真不知道生活在那些地方的感覺是什麼……

（沉默。）

志明：清文要回臺灣，妳有什麼感覺？

芳子：我沒想過這個問題。

志明：妳知道我的意思。（頓）那如果是我要回臺灣呢？

芳子：（笑）這樣你就可以天天吃到臺灣料理了。

（沉默。德明、慧珍、清文跟雅子上場。）

志明：你們怎麼一起來了？

清文：剛好在車站遇到就一起來了。

慧珍：先生呢？

芳子：剛剛先進去休息。

慧珍：那先讓他休息一下，不用叫他。（頓）啊，櫻花已經滿開了。今天來果然是對的。之前都沒看到過這邊的櫻花開成這樣。

芳子：後面的也開了。

（頓。）

慧珍：對了，要恭喜雅子的作品入選展覽會。

雅子：幸好先生可以讓我來這邊作畫。芳子也很照顧我。

（頓。）

芳子：但是妳畫的內容，跟實際上的庭院卻不太一樣。

慧珍：妳是不是把很多其實不存在的花草都畫了進去？

雅子：先生有說過，這個庭院就像是天堂。或許我有受到這句話的影響吧，我只是把我想像中的天堂畫出來。

德明：我只記得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很震撼，很感動，不知道為什麼……

芳子：清文覺得呢？

清文：我嗎？（頓）有的時候，沒有意見就是最好的意見。

（雅子笑。沉默。）

德明：雅子回臺灣之後還會繼續創作吧。

雅子：不知道會怎麼樣？

慧珍：什麼怎麼樣？

雅子：總有種不安的感覺……我的老師有問我，他說我現在慢慢摸索出自己的風格了，問我要不要繼續待在日本創作……不過，家裡是說總是要回去。反而是阿文，待在日本反而覺得不安……

慧珍：（對清文）很多人在戰後都先回臺灣了，你那時候沒考慮？

清文：是有考慮過，但我覺得還是先完成學業再說。（頓）記得戰爭的時候，我一心一意希望日本戰勝，但是戰爭結束之後，卻又忽然覺得自己不站在日本這邊，而是希望有一個新的臺灣，或是新的中國。但是到現在，卻又有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很奇怪，就像是我問自己說，這個人是我嗎，但是又覺得好像不是我。想去肯定什麼，又會很快想去否定……

（沉默。）

慧珍：其實，在我們的一生當中，總是會不斷去進行否定，放棄舊的自己，然後去成為新的自己……

清文：然後呢？

慧珍：要放棄舊的自己，生命才會成長，所以否定是一種成長的方法。但是這不是為了否定而否定，而是為了肯定而否定，因為否定到最後，會有一個轉折點，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對某個什麼進行肯定……

（頓。）

芳子：慧珍姐，我好像每個字都聽得懂，但是合在一起就聽不懂了……

（頓。）

清文：但是，要怎麼知道已經到了轉折點呢？

慧珍：（笑）這個嘛，我也想知道。

（頓。）

德明：要怎麼知道轉折點，或許，還要看你這個個體怎麼跟別人互動。一個人只有在跟別人互動的時候，才得以作為個體而存在，也才知道該怎麼行動，該去肯定什麼。個人的生命也好，歷史也好，都應該要從自己跟其他人的關係中來理解。

（頓。）

雅子：德明兄也是講了一段每個字我都聽得懂，但是合在一起我就不太確定的話

.....

德明：其實我跟慧珍都只是在胡說八道。

慧珍：對對對，我們最喜歡的就是胡說八道。

（眾人笑。）

雅子：慧珍姐你們……

慧珍：「我們」？

雅子：沒有，就只是覺得你們很適合。

慧珍：啊，妳以為我們是那種關係？德明可是單身主義者。

芳子：其實我也一直以為……

清文：因為你們一起出現的感覺就像是……

志明：（開玩笑地）像什麼呢？像是「好朋友」對吧？在變成好朋友之前呢，原本先是朋友，再來是情人，最後才變成好朋友。

慧珍：哪裡來的說法？

志明：之前跟先生一起去看戲，某齣戲裡面的臺詞。

慧珍：真是俗不可耐。

（眾人笑。頓。）

志明：我去跟先生說你們都來了。

（志明下場。）

清文：先生常去看戲嗎？

芳子：很常啊，先生出門就是去看戲、聚餐，或是去郊外散步。

雅子：看來先生身體蠻健康的。

芳子：……但是先生母親的身體，似乎不太樂觀，有聽到志明在說。先生的千金美玉那邊，有來信問先生要不要回去。但是先生一直沒決定。

雅子：之前來作畫的時候，聽先生說，這個庭院設計得跟他在臺灣老家的庭院很

像。(頓)他說，他有時候會感覺他的母親就在庭院裡面……

(沉默。)

清文：我以為先生不會回去。否則之前也就不需要掛名申請居留……

(沉默。定維與志明上場。)

定維：大家都到了。(頓)每次可以看到這麼多人在這邊我都很開心。只是之後不知道還有多少機會可以這樣……

雅子：先生，不會啦，以後一定還有機會見面的。

定維：嗯……你們回臺灣之前還有想要做什麼嗎？

清文：我想去京都看看。(頓)聽說京都沒有遭受空襲，還是以前的老樣子。

雅子：……我應該會待在東京，還有畫作的事情要處理。

定維：不跟清文一起去京都？(頓)不過，回臺灣之後還是要繼續創作。

雅子：有點不確定回去之後會怎樣，老師跟朋友都在日本。(頓)也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在臺灣會不會被接受……

志明：那清文你回臺灣之後有什麼打算？

清文：可能會去南部的研究單位看看……但是也還不確定。

雅子：你不是說還是會先去醫院？

清文：最近想法又有點改變。

雅子：(調侃地)之後又不知道要變去哪裡。

(眾人笑。頓。)

志明：所以是有認識的人介紹的？

清文：一些在聚會上認識的人。

志明：也是醫學那邊的？

清文：對。

志明：最近比較少聽你說刊物那邊的事。

清文：那邊……嗯，因為我要準備回臺灣。

(頓。)

定維：聽說這陣子臺灣那邊又抓了一些人。

(頓。)

志明：前幾年才抓過，這陣子不知道為什麼……

慧珍：都是韓戰開始之後，美國支持臺灣那邊政府的關係吧？看起來，臺灣的狀況大概就是這樣了……

德明：日本也要脫離美國軍事佔領了，現在走在路上，有一種不一樣的氣氛，好像有什麼新的東西要開始了……

清文：可是國會那邊不是一直有人在抗議嗎？反對讓美軍留下來的那個條約，聽說警察也一直在抓人……

（頓。）

慧珍：說到京都，我想到年輕的時候跟家人很常去。

清文：哦？

德明：慧珍的家人住在神戶。

慧珍：東山那附近最好，有山又有水，我記得那個時候，有親切的阿姨帶著我們看方廣寺的大佛跟鐘，還幫我們拍紀念照，那時候覺得京都人都好親切。

（沉默。）

芳子：今天要來慶祝清文跟雅子要回臺灣結婚，也要恭喜雅子的作品順利入選展覽會，所以先生有準備了酒，我現在去拿。志明，你也過來幫忙。

志明：好。

（芳子跟志明下場。）

清文：先生，不需要這樣麻煩……

定維：應該的。

清文：最近先生的母親有好一點嗎？

定維：阿玉是說，可能不樂觀。年紀也是到了。

清文：那這樣先生有考慮……

定維：現在還不知道……（頓）清文啊，你剛剛說的那個單位是要做什麼？

清文：做一些公共衛生的基礎研究。（頓）如果只是當醫生賺錢，沒有不好，但是好像有種在空轉的感覺，還是會想自己跟這個社會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總覺得必須做些什麼……

定維：那邊的那些人，你了解他們嗎？

清文：……什麼意思？

定維：沒什麼，到時候就單純做研究就好，越單純越好。

清文：我知道。

德明：做公共衛生的研究很好啊，比較實際，不像我說要研究臺灣的歷史，其實

只是在逃避，到現在連個像樣的東西也都還沒寫出來。
清文：我反而覺得德明兄做的事情很有意義。

（頓。慧珍注意到思考入神的雅子。）

慧珍：雅子，妳在想什麼？

雅子：不好意思，我在想下一個作品要畫什麼……

慧珍：藝術家看世界的眼光跟我這種一般人就是不一樣。

雅子：其實，我也很好奇慧珍姐看到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因為妳總是會想到我從來沒想過的東西……

慧珍：還是妳要來畫我？

雅子：畫妳嗎？

慧珍：然後標題叫做，一個思考的人。

德明：或者是一個無所事事的人。

慧珍：其實應該是，一個沒用的人。

德明：那這樣應該也把我畫進去。

（慧珍跟德明笑。）

德明：雅子妳不要太認真，我們是在跟妳開玩笑。

（志明拿著吉他上場，彈了起來。）

雅子：志明兄會彈吉他。

德明：真是難得，他很久沒彈了。

慧珍：他年輕的時候，可是靠這個吸引了不少人。

（芳子上場。端著放有酒跟酒杯的盤子。）

芳子：酒在這邊。來。

（芳子把酒分給眾人。志明發現吉他彈不對，重彈，但是又彈不對。）

志明：奇怪，我記得是這個音，好像怪怪的，應該是這樣……

德明：太久沒彈了喔。

慧珍：沒關係啦。

志明：我明明知道……啊，是這樣……

（眾人聽志明把吉他彈完，鼓掌。）

定維：（舉杯）雖然不能在臺灣參加清文跟雅子的婚禮，但是在這邊，我們還是先表示我們的心意，祝福兩位能夠幸福美滿，白頭偕老。

（眾人向清文與雅子敬酒，表示恭喜。）

定維：兩位要不要說幾句話？

清文：可以在先生的庭院裡，在這麼美麗的櫻花樹下，接受大家的祝福，我想我不會忘記這一刻。

雅子：沒有大家，沒有這裡，就不會有我的作品……回到臺灣之後……我真的不知道……（苦笑）啊，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了……（莫名地泛淚）抱歉……真的要再見了，日本……さよなら（日文，意為「再見」）、日本！

清文：我要回來了，臺灣！

雅子：さよなら、日本！

清文：我們要回來了，臺灣！

雅子：さよなら、日本！

（雅子泛淚。清文大笑。）

清文：哭什麼！妳很好笑。

雅子：你才好笑。

慧珍：雅子妳還好嗎？

雅子：我沒事。（頓）剛剛說，後面那邊也有櫻花開了。

芳子：是不同顏色的喔。還是妳也想去後面看看？

雅子：好啊。

芳子：清文也一起來吧。

（雅子、清文、芳子下場，到後面的庭院。）

定維：其實，有件事要先跟你們兩位說……就是我有在考慮回臺灣了。

德明：家裡面的事？

慧珍：是先生的母親嗎？

（定維表示肯定。）

德明：先生，確定了嗎？

定維：（看著庭院，想到什麼似的）差不多是這樣吧，回臺灣的話，或許我會懷

念這邊的庭院，雖然這邊不是臺灣的庭院，但至少我可以自由決定我要種什麼東西，可以決定讓這個庭院長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志明：外面好像有什麼聲音，可能是有人，我去看一下。

（志明下場。）

慧珍：還會有人來嗎？

德明：先生應該沒有其他客人了吧？

（沉默。不久，志明上場。）

志明：先生，外面有從臺灣來的人要找您。他說曾經跟先生一起在協會工作過好幾年，這次從臺灣來，帶了家裡面的消息，還有……臺灣高層那邊要轉達的消息。他說他有些話想直接跟先生說。

（頓。）

定維：我知道了。我出去一下。

（定維下場。沉默。）

慧珍：之前有發生過這種事嗎？直接找上門來？

志明：通常都會先透過我聯絡，這是第一次。

德明：會不會是跟獨立派那邊最近要辦活動有關係？

慧珍：原本以為只是掛個名，留在日本，沒想到現在……

德明：一直聽臺灣那邊在說，會替先生安排好的位置。

慧珍：真是搞不懂，臺灣已經有美國的支持，他們還在擔心什麼？先生就真的沒在參與什麼活動，一下子放消息說先生支持獨立，一下子又放消息說先生支持共產黨。

志明：但或許還是因為先生母親的健康關係吧……

（沉默。定維上場。）

德明：先生，對方是誰？

定維：一位以前協會的老朋友，現在在政府裡面做事，反正說的東西都差不多。

（頓）我已經說我什麼都不管了，沒想到現在這樣也不行，他說上面的人這次要我表明態度，說要退出掛名的組織，反對他們的活動。

慧珍：連想要保持沉默都不行嗎？

德明：先生，你就照你的意願吧。臺灣那邊應該還是會顧慮日本跟美國，不太可能對先生怎麼樣。

定維：如果我回臺灣，是不是就……我要先進去休息了。

德明：我陪先生進去。

（德明跟定維下場。）

慧珍：志明，你覺得呢？現在這樣，先生應該回去嗎？

志明：我的想法應該跟妳一樣。

（沉默。芳子上場。）

芳子：我來收一下東西。

（芳子收拾東西，下場。）

慧珍：不過，如果先生真的回臺灣，你也會跟著回去吧。

志明：是吧。

慧珍：那……芳子呢？

志明：不知道。

（芳子上場。）

慧珍：我也去後面看一下花好了。

（慧珍下場。）

芳子：你不去嗎？後面的花現在正是最漂亮的時候。

志明：妳還沒回答我剛剛的問題。

芳子：什麼問題？

（頓。）

志明：如果我回臺灣，妳會想一起嗎？

芳子：回臺灣的事，先生知道嗎？

志明：有說過。

芳子：你也該為自己的未來打算了。

（頓。）

志明：未來……妳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在銀座見面的時候嗎？那個時候妳還……

（頓）現在，妳變了好多，好像已經是另一個人了。

芳子：這樣不好嗎？

志明：沒有不好。只是……

芳子：我現在插花那邊的助理工作變得比較忙，本部那邊還問我可不可以跟著老師一起去國外。

（沉默。）

志明：妳真的沒考慮回臺灣？

（頓。）

芳子：雖然因為跟著一個日本男人到了日本，（笑）連名字都改成日本名字，但是我好像從來都不覺得自己一定要在哪裡……雖然我現在說著臺灣話，但是說日文的時候我感覺自己是日本人，說英文的時候，又好像變成另一個人……臺灣已經離我很遙遠了，但我也好像不覺得我屬於這邊，你如果要問我的話，我只能這樣說，我還沒有感覺一定要去哪邊，或許之後會知道吧，但是不是現在。

（沉默。）

志明：我在想……

芳子：想什麼？

志明：我在想，剛剛為什麼吉他會彈錯音……

（志明又拿起吉他研究。頓。）

芳子：我要把東西收進去了。

（芳子收拾酒杯跟酒具。）

志明：（攔住芳子）我想再一杯。

芳子：好啦，酒鬼。

（芳子把酒杯給志明，幫他倒酒，下場。志明看著芳子下場，把酒喝盡，斷續彈

起吉他，漸轉激烈。）

第三幕

（1954年，夏末傍晚。東京，定維家客廳。）

（慧珍與德明在場上。兩人若有所思。）

慧珍：今天雅子要來找先生，先生有說什麼嗎？

德明：沒說什麼。

慧珍：其實雅子可以多休息個幾天，她一定累壞了。

德明：她知道先生很關心她。

慧珍：雅子要從臺灣出來，也是不容易。畢竟清文發生了那件事……

（沉默。）

德明：要是我有提醒他多一點就好了。

慧珍：這也不是你能阻止的事。（頓）聽說，臺灣那邊連清文在日本做過什麼都知道。最近，獨立派的活動也都事先被曝光了。

（頓。）

德明：其實清文當時有考慮不回臺灣。（頓）他有想過去中國。

慧珍：好像不太令人意外。不過他最後還是回了臺灣。

德明：在他回去之前，找我去京都旅行了幾天，他問我的意見，問我對中國跟臺灣的想法，去中國的可能性，還有如果回臺灣可以做什麼，他最後說，雖然他有認識的學長去了中國那邊，但是他還是想回到他生長的地方做些什麼。（頓）他也提到先生。他說他都知道先生的意思，但是他有自己想做的事。（頓）我好像已經很久沒有感覺到快樂了……在文榮過世，我逃來日本之後，我好像就沒有這樣的感受……我看著清文說他想做的事情，那種充滿熱情的樣子，讓我又想起了文榮。（頓）我們就從南禪寺，經過法然院，走到銀閣寺……在晚上，路上沒有人，只有微微的燈火在路邊。我好希望時間就停留在那一刻。

（沉默。）

慧珍：他會想要跟你說這些，表示很看重你。

德明：就是這一點，讓我很慚愧。（頓）他覺得是我給了他方向，但是我自己連一篇像樣的東西都寫不出來。

慧珍：他不是說過嗎，你以前寫的東西跟現在說的不太一樣。（頓）他不是沒看見。但他還是來找你。

（沉默。）

慧珍：（笑）不過說到文榮啊，就想到他跟你、我還有志明在排戲的樣子，文榮那時候一直說要做白蛇傳的故事。

德明：他把法海看作是帝國主義的象徵。

慧珍：然後白素貞跟小青代表被殖民卻又渴望解放的島嶼靈魂……文榮當時叫志明演那個收妖的護法神將，結果他一時太激動，差點把文榮用紙做的金山寺給一腳踢翻。

德明：志明就是那樣，很熱情，還會幫忙搬道具什麼的。不像某位理論大師，光說不練。

慧珍：我至少還幫忙改劇本。哪像你，只會在旁邊指指點點。不過，最投入的還是文榮，他雖然把法海說是帝國主義，但是自己演法海倒是演得很開心。

德明：（模仿記憶中的文榮）「大膽妖孽，還不束手就擒？」

（兩人笑。）

德明：那時候的我們跟現在真的好不一樣。（頓）文榮因為那次事件過世，我卻逃了出來，不知道他會不會笑我……

慧珍：都過去了。說起來，我們都變了。志明變得最多，以前那麼熱情的人……（頓）跟你說，前陣子，我跟家裡面說，我不會結婚了。

（頓。）

德明：所以他們接受了？

慧珍：一開始不接受。但後來總之是接受了。（頓）我跟我爸要了一筆原本是要留給我結婚的錢，反正也用不到了。我想說，以後可能會拿來做這方面的事情。像是這次要讓雅子回到日本就比想像中更費功夫，之後如果還要建立一些管道的話……

德明：這不是一個人做得來的。（頓）妳父母沒有說什麼嗎？

慧珍：我會想辦法不讓他們擔心。

德明：那妳自己不擔心嗎？比方說護照什麼的？

慧珍：聽說有人早就沒在更新護照了。

德明：但是妳自己還是一——（頓）而且現在美國支持臺灣，日本這邊也會跟著美國，能做的空間有限……

慧珍：我知道，我自己有分寸。

（頓。）

德明：有時候會想，會不會是我耽誤了妳。

慧珍：我早就知道你跟文榮的關係。現在這樣是我自己的決定，從過去到現在都是。（看著庭院）有的時候我很羨慕那些花草樹木，不需要思考，就只是在自然當中存在著，那或許是人類所能追求的最大幸福。（笑）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現在講這些有什麼意義……

（沉默。美玉上場。）

慧珍：先生還好嗎？

美玉：阿爸他還好，吃了藥之後，現在在靜坐。之前還會半夜痛醒，但是這幾天好多了。

德明：還好臺灣那邊有讓妳來日本。

美玉：阿嬤過世之後，我就覺得需要來看一看，沒想到上面也同意了。

慧珍：好像也是在那之後，先生的身體就……同時間又發生清文的事情，雖然才過了兩年，卻覺得世界都不一樣了。

美玉：其實我也在想，今天他說他想見雅子，這樣對他好嗎？

德明：但是妳來日本之前，也多虧有雅子跟芳子陪在先生身邊。現在芳子那邊插花也是越來越忙……

美玉：她今天會來嗎？

慧珍：不會，她這陣子跟著她的插花老師出國當助理。

（頓。）

美玉：慧珍姐，妳父親那邊還好嗎？

慧珍：還好。（頓）最近也有在考慮，是該回去幫忙家裡了。以前還有時間想人生目標什麼的，現在啊，只要家人身體健康，有個穩定的工作就好……

德明：所以妳要回神戶？

慧珍：家裡面的人有在提，還在想。（頓）之前清文出事的時候，有人請先生出面跟日本的國會議員還有外國大使們聯繫，美玉，妳知道這件事嗎？

美玉：阿爸沒提過，我也沒聽過有這件事。

德明：那個時候是志明勸阻先生，說這樣會節外生枝。

美玉：那阿爸的意思呢？

慧珍：先生那個時候或許有想說要做點什麼……

美玉：我只記得那幾天，阿爸晚上都沒有睡。

（沉默。）

慧珍：我之所以提到這件事，就是覺得先生做不做是一回事，重點是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像這次雅子可以到日本，就是德明那邊之前在香港有管道。(頓)我自己也是，經過這件事情之後，才發現以前好像有點在依賴先生，但其實，先生自己可能也會有危險……

(沉默。)

德明：不知道雅子現在如何，剛到日本的時候，感覺她有點心神不寧……

慧珍：還是我去車站那邊看看？總覺得有點不放心……我去外面接她。

(慧珍下場。沉默。)

美玉：其實我一直以為你跟慧珍姐會在一起。(頓)你們以前不是在一起嗎？

德明：妳聽誰說的？

美玉：好像大家都這樣說。

德明：有點難解釋，但總之不是這樣。

(頓。)

美玉：話說，阿爸最近迷上摔角，會一直看電視上的比賽。

德明：摔角啊，之前在新橋那邊經過路邊電視，好多人在看啊，之前不是有一個日本人把外國人摔倒的畫面，還引起了轟動，大家都在為日本加油。

美玉：所以啊，阿爸才想要買電視，用廣播聽還不夠，說摔角一定要用電視看。

(兩人笑。沉默。)

美玉：在照顧他的時候，有時候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就是一起看電視。

德明：這樣也很好。

(頓。)

美玉：在臺灣的時候，那邊的人偶爾會來家裡坐，問一些事情，問阿爸有沒有寫信回來，信裡面寫了什麼。(頓)有些事情是真的不知道，有些是不能說。久了之後，好像也分不太清楚，到底哪些是真的不知道，哪些又不是……好像有人回來了……

(慧珍與雅子上場。)

德明：雅子妳來了……

慧珍：（對雅子）這位就是先生的千金，美玉。

雅子：（對美玉）美玉姐妳好。

美玉：（對雅子）妳好。妳們坐吧，我去跟阿爸說一聲。

（美玉下場。沉默。）

雅子：（望向客廳，以及庭院）這裡都沒有變，就跟我離開的時候一樣。可以回到這裡真好，但是沒想到是以這種方式。（頓）要不是有你們，我可能也沒辦法在這邊……

慧珍：說什麼，應該的。

（沉默。定維上場。）

雅子：先生。

定維：雅子，看到妳平安到日本，真是太好了。

雅子：也是有先生的幫忙……

（美玉端著茶上場。）

美玉：先喝點茶吧。

（雅子喝茶。沉默。）

定維：德明幫妳找的住的地方還可以嗎？

雅子：先有地方住，就很足夠了。

定維：如果還缺什麼東西，可以跟我說，還是跟德明說都可以。

雅子：謝謝先生……

（沉默。）

雅子：原本我以為回到臺灣會是新生活的開始，但是我跟阿文結婚之後，反而一點都沒有當夫妻的感覺，他說要去研究單位工作，但是卻開始往外跑，參加一些聚會活動。我常常自己一個人在家裡，想要繼續作畫，發表作品，卻發現自己的作品好像都沒人有興趣。同時間，家裡的人也希望我們快點有小孩，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我還想要有更多自己的時間創作，但是我的家人無法了解……我跟阿文，到後來也已經有點無話可說，他不說他在做什麼，我也說不出我自己想說的話。（頓）好一陣子，我自己沒辦法畫

東西，什麼都畫不出來。然後今年春天我告訴自己要把櫻花畫下來，就出門作畫，在我出門的時候，阿文就被抓走了……中間他有寄了一些信回來，然後我也去找過人，想問有沒有辦法，但是沒有人敢幫忙。後來接到消息，說是他要被放出來了，但是實際去現場才知道他已經……聽說，有些他在日本讀書會認識的人，後來回臺灣也都出事了……（頓。從包包當中拿出一些信紙）阿文有留下最後的幾封信，是要給你們的。這封是要給慧珍姐，這是給先生跟德明兄的。

（雅子把信給慧珍、定維與德明。）

慧珍：（看著信）上面他畫的是什麼……

雅子：他被關在裡面的時候，好像很喜歡畫植物跟風景。有的時候收到他的信，他寫的字都短短幾行，其他地方都是他畫的畫。

慧珍：這個畫旁邊還有一行字：「嚮往自由的存在」。

雅子：先生那封好像是在畫這邊的庭院……

德明：我的這封，他畫的應該是京都的寺院。

慧珍：那他寫了什麼？

德明：「南禪寺，永恆的夜晚」。

（頓。）

慧珍：不知道清文在畫這些的時候，在想些什麼……

雅子：我一直以為他對畫沒興趣。

德明：其實他應該很欣賞妳在做的事。

（頓。）

雅子：芳子現在呢？她在哪裡？

慧珍：芳子跟著她的插花老師在國外。

定維：那妳跟之前的日本老師們有聯絡上嗎？

雅子：有聯絡上……但是他們說以我現在的身分，可能不太容易找工作。（頓）所以我有想說，如果這邊我可以幫上忙的話。

（頓。）

美玉：來這邊幫忙當然是可以。

定維：芳子離開之後都是阿玉在打理。如果雅子要來幫忙，阿玉也有時間休息，但是這也不是長久之計……

德明：我那邊認識一些人，他們也是像雅子這樣的身分在日本，我想還是有辦法的。

雅子：真的很不好意思，要麻煩大家了。

定維：說什麼麻煩？一點都不……（頓）雅子，關於清文的事，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之前應該——

雅子：這件事情本來就跟先生沒關係，如果先生做了什麼，反而會牽連進來，我想也不會是阿文希望看到的。

定維：如果我多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

雅子：我們之前已經很受先生照顧了，我現在可以在這裡，我知道先生也幫了很多忙。

（沉默。美玉起身收拾客廳。）

美玉：我把這些收一下。

（美玉開始收拾。頓。遠方隱約傳來花火的聲音。眾人沉默地聽著。）

雅子：你們有聽到嗎？好像有聽見花火的聲音。

德明：應該是在河邊那邊，那邊有花火。

（頓。）

雅子：慧珍姐，我們一起出去好不好？我想去看看。

慧珍：現在？

定維：想看就去看吧。你們一起去看吧。

雅子：再不出門就來不及了。

慧珍：那就走吧。德明你也一起來。

（雅子、慧珍與德明下場。）

定維：現在是不是有在播摔角？

美玉：啊，時間也剛好……

定維：打開來看看……

（美玉打開電視。傳來摔角的節目聲。美玉看了一下，繼續收拾客廳，把東西收進去。下場。不久，志明出現。定維一開始沒注意到，後來看見志明來了，便把電視關掉。）

志明：雅子來過了？

定維：你找她嗎？

志明：也沒有，只是聽說她今天會來，想說來看看順便——

定維：（打斷志明）回臺灣的事準備得如何？

志明：還可以。

定維：芳子知道嗎？

志明：有跟她說。

定維：她怎麼說？

志明：她沒說什麼。（頓）雅子，還好嗎？

定維：你覺得呢？

志明：我不知道。（頓）先生還在在意之前我希望你在清文的事情上不要出面嗎？

先生既然是以養病為理由待在日本，就應該好好養病。

（沉默。）

定維：我原本就沒有病。

志明：我知道。

定維：我只是不能回去。（頓）但是現在，我好像真的感覺到病了。（頓）清文的案件，有聽說，臺灣那邊連清文在日本接觸過的人都一清二楚。

志明：這好像也不意外。

（沉默。）

定維：是不意外。（頓）我只希望這件事跟你無關。（頓）臺灣那邊在接觸你的時候，你沒有多說什麼吧？

（沉默。）

志明：我只說了我該說的。

（沉默。）

定維：跟我想的一樣。

（沉默。）

志明：先生或許會在日本一直待下去，但是我還是要回臺灣。（頓）之前幫先生處理很多事，包含掛名的事，其實我這邊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只是我沒有

說。每次他們來找我，不只是問先生的事情，也會提到我的家人。要是我不配合的話，可能連我現在會在哪裡我都不確定。(頓)我還有家人，還有自己的未來要打算。(頓)如果先生是我的話，會怎麼做？怎麼做才是對的？

(沉默。)

定維：如果我回去臺灣的話，或許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志明：該發生的事情，還是會發生。(頓)其實先生的決定是對的，臺灣對於先生來說，已經是個不該回去的地方。之前先生說要回去，是我盡力阻止了你，後來揭露的消息，也證明我是對的。(頓)我不知道我該不該這樣說，但是我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先生的事情。至少這一點，我可以發自內心向先生保證。(頓)中秋節要到了，我記得先生最喜歡的餅，中秋節吃的。我再請人從臺灣帶給先生。

定維：所以你今天來，是為了看雅子的狀況嗎？還是為了什麼？

志明：單純就是來問候雅子，以及看看先生。

(沉默。)

定維：還記得你大學的時候，那時候跟德明他們在一起活動，搞到被警察監視，後來還被抓走，我還請人才把你們保出來……聽德明說，那個時候，你跟他們就是在這邊通宵討論……

志明：是啊，時間過得真快。

(頓。)

定維：(注意到志明的西裝)你這件西裝，是以前我請別人幫你做的那件嗎？

志明：很久以前了。

定維：好像就是在你大學畢業的時候。(頓)有顆扣子是不是掉了？

志明：啊，對，一直沒補起來。

(沉默。美玉上場。)

美玉：志明，你來了？(頓)我以為你回臺灣了。

志明：差不多了。

(頓。)

美玉：德明跟慧珍他們也有來，才剛走，還有雅子。

志明：他們去哪裡？

美玉：說是要去河邊看花火。

志明：……那我就先離開了。(對定維)先生，我先走了。離開日本之前我會再來。

(志明下場。沉默。)

美玉：我怎麼沒記得志明有說要來，他一陣子沒出現了……

(頓。)

定維：我總是在想如果我有回臺灣，事情會不會不一樣？

美玉：什麼事情？

定維：不知道。

美玉：如果是在說阿嬤的事，阿嬤那個時候也知道你不會回去，她也希望阿爸你待在日本就好。

(沉默。)

定維：她過世之前，妳不是有寫信來說她的身體不好，希望我回臺灣嗎？(頓)
那個時候，我以為她身體沒有真的不好，只是有人叫妳這樣寫，好讓我回去。

美玉：阿嬤那個時候身體是真的已經不太好了，但是她不希望讓你知道。後來是有人來找我，叫我通知你這件事。

定維：……那妳呢？那個時候，妳希望我回去嗎？

美玉：……那個時候，我是覺得你應該要回來看阿嬤，甚至還覺得有點不太諒解你。(頓)後來也是發生了一些事情，我才可以比較理解……

定維：有好多事情，是不是其實跟我們怎麼選擇無關？(頓)剛剛電視摔角看到一半，應該還有吧？

(美玉開電視。兩人一起看摔角節目。)

美玉：雖然只是摔角，但是日本人卻很投入。特別是對戰外國人的時候，贏了就會大喊「日本萬歲！日本萬歲！」(日文，意為「日本萬歲」)真想知道他們在喊的時候的心情是什麼。

(定維不語，兩人繼續看著摔角節目。)

第四幕

（1956年，中秋夜。東京，定維家客廳。）

（芳子在插花。以秋天為主題的日式花作。不久，雅子上場。）

雅子：哇，好漂亮。

芳子：Oh, I'm really happy to hear that. Thank you!（頓）What's wrong?

雅子：忽然對我講英文，我一時反應不過來。

芳子：啊，不好意思，現在都在幫忙老師教外國學生。上課的時候，就會聽到老師說（以略帶日文腔的英文）「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do ikebana and enjoy it. First, feel your flowers. Then, talk to them. And you will know what to arrange.」

雅子：（模仿芳子口吻）Let's do ikebana and enjoy it.

（兩人大笑。）

雅子：不能笑得太大聲。

芳子：啊對，先生還在休息。那妳現在還有在這邊幫忙嗎？

雅子：比較少了，現在我在一位臺灣藝術家前輩的工作室那邊工作。這次是美玉姐請我先來幫忙的，她說要安排先生跟大家聚一聚，大家也很久沒見了。

芳子：美玉也是要我來插花，說家裡很久沒花了。

雅子：我還記得第一次看到妳插花，應該是在先生剛來日本的那次除夕，那是多久以前了？

芳子：七年前吧，還是六年前？

雅子：那個時候妳才剛想學插花，先生就鼓勵妳去學……先生真的對妳很好。

芳子：是啊。（頓）有一次先生跟我說，他覺得我比他自由。

雅子：自由？

芳子：我也不太懂他的意思。我這樣的人，到底哪裡自由了……（頓）完成了。

（芳子將完成的作品置於適當的位置，並收拾桌面。雅子看著芳子的花。）

芳子：（注意到桌邊的袋子）這是？

雅子：月餅，聽美玉說是志明請人從臺灣帶過來的。

芳子：噢。他還記得先生的口味。（頓）我記得剛開始學插花的時候，老師就跟我說：「芳子，只要學會好好用一把剪刀，妳就可以養活自己。」然後我就問，那學會好好用一把剪刀要多久，老師就說，二十年。一開始我覺得二十年好長，但是開始了之後，好像也就開始了。（頓。笑）雅子，有件事想要先跟妳說，就是我要結婚了。

雅子：結婚？對象是？

芳子：一個澳洲的軍官，在插花的時候認識的。

雅子：恭喜妳！所以，妳之後會去澳洲嗎？

芳子：應該會。我的老師也說，以我的經歷目前在東京還沒辦法教插花，但是去澳洲的話應該可以，雖然也是會很辛苦。

（頓。）

雅子：那應該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了。

（頓。）

芳子：現在在插花教室很常說英文。戰爭結束之後，我在銀座工作的地方會遇到一些美國士兵，那個時候也是每天都在說英文。（頓）那個時候的我，一定想像不到現在的我，會是這個樣子。（頓）我也是在那個時候，認識志明的。

雅子：在銀座那邊嗎？

芳子：對。

（頓。）

雅子：總之真是太好了。這件事其他人知道了嗎？

芳子：我只有跟先生說，其他人都還沒說。

（頓。美玉上場。）

芳子：先生還在休息嗎？

美玉：是啊。（注意到花作）啊，芳子妳插好了，好美啊。（頓）阿爸經常提到妳的插花，說希望家裡有花，但是我就是不會呀。真是謝謝這次妳來幫忙。

芳子：應該的。

美玉：他有說過，說妳就像他的另一個女兒。

芳子：啊，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頓。）

美玉：（注意到天空）今天晚上，好像看不到月亮。

（頓。）

芳子：德明兄跟慧珍姐也會來吧？

美玉：會啊，我跟大家約好了。（頓）德明說他過幾天就要去歐洲一陣子，慧珍也準備要回神戶幫忙家裡，我就想說趁這個機會約大家跟阿爸吃個飯。

雅子：好像大家都要離開東京了。

芳子：我要是離開東京的話，應該會想念這邊吧，特別是這個庭院。

（沉默。三人陷入沉思。）

美玉：最近，阿爸說他覺得他好像回到了臺灣。（頓）他說他在庭院裡，好像聽見了阿嬤的聲音。

（頓。）

芳子：先生現在還有去郊外散步，還是看戲什麼的嗎？

美玉：除了去醫院之外，比較少出門了。（頓。對芳子）有時候，還會把我當成妳。

芳子：我嗎？

美玉：是啊，叫錯名字。

雅子：以前都是那樣叫吧。

美玉：一開始還會有點不高興，後來想一想，這種情況也是合理的，然後居然也就接受了。（頓）我好像聽到聲音，我去看一下他的情況。

（美玉下場。沉默。）

芳子：以前都跟先生一起整理庭院。之後去澳洲，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想要有一個庭院，把它整理得像是自己的天堂一樣。

（頓。）

雅子：慧珍姐他們好像到了。

（慧珍與德明上場。）

芳子：慧珍姐，德明兄。

德明：妳提早先到了。

芳子：美玉說要我先來插個花，說家裡很久沒花了。

德明：（注意到月餅）這個月餅是臺灣來的？

芳子：是志明那邊請人拿來的。（頓）他現在過得還好嗎？

德明：聽說已經有太太了。

慧珍：工作也不錯，好像是跟政府有關的……

（沉默。）

德明：先生呢？

雅子：先生還在休息。（頓）聽美玉姐說，三不五時還是會有臺灣那邊的人來勸說先生回臺灣，說什麼很多人在關心他，至少最後的日子可以待在臺灣，好像說要是在日本過世，看起來是政府不照顧臺灣人。

德明：因為會覺得沒面子，而且也好像否定了他們的統治，所以就連別人要死在哪裡都想要控制……

慧珍：我以為臺灣那邊讓美玉過來，就是已經要讓先生待在日本了。

雅子：但是先生到底怎麼想呢？

芳子：先生不是幾年前有打算真的回臺灣嗎？就是在雅子跟清文準備要回去的時候。

（頓。）

德明：後來有消息說，機場都已經有派人去了。

芳子：什麼人？

德明：負責抓人的人。

雅子：那個時候為什麼先生又……？

德明：是志明一直建議先生不要回去。

（沉默。美玉上場。）

美玉：你們來了。我有跟阿爸說了，但是他現在有點不太方便，說是膀胱又在痛了。

慧珍：沒關係。等下我們再進去看先生。

美玉：我本來想說請大家來，就是讓他可以好好跟大家聚一聚。

慧珍：這也沒辦法……

（沉默。）

雅子：德明兄這次去歐洲，也是要待個一陣子吧。

德明：幾個月吧。之前教授說有經費可以去荷蘭，就問我要不要去。我就想到了小琉球上的人，之前讀到一筆資料，說是有活下來的小琉球人，後來成為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去了荷蘭，成為荷蘭人，還在當地娶妻生子。我很好奇還有沒有更多這方面的資料，教授說可以去查查當時的紀錄。

美玉：為什麼你會對這個有興趣？

德明：我也不知道。（頓）有些人我們以為從歷史中消失了，但其實他們只是變成了另一個國家的人，好好地繼續活著……

慧珍：所以這樣的人並不是從歷史中消失，只是活在另一套歷史當中。

德明：妳說的意思跟我一樣啊。

雅子：慧珍姐又要跟德明兄鬥嘴了。

（眾人笑。）

芳子：德明兄，你真的有在讀荷蘭文喔？

德明：持續有在學。

慧珍：他學起外語很認真，以前高中的時候，他就是愛邊騎腳踏車邊讀英文，有一次還騎到差點撞上電線桿。

（眾人笑。）

慧珍：而且我還剛好被他載。

（眾人繼續笑。）

慧珍：可是，為了要出國，也是費了很多心力。很多文件要申請，教授那邊也請很多人幫忙，還被退件了好幾次。（頓）而且研究的東西，還要寫得讓人感覺跟什麼都不相關。

德明：現在就不是一個可以自由移動，自由思想的時代。

慧珍：如果是十年之後呢？二十年，還是五十年？

雅子：那個時候，或許大家都不在了。

美玉：就算在，也都很老了。

（眾人笑。頓。）

德明：還是我們先去跟先生打聲招呼。

慧珍：也好。

美玉：我陪你們。

（德明、慧珍、美玉下場。）

芳子：雅子，妳有想過什麼時候要回臺灣嗎？

雅子：我嗎？（頓）還沒認真想過。

芳子：妳的家人怎麼說？

雅子：他們沒有特別說什麼。（頓）其實，我的家人幾個月沒跟我聯絡了。（頓）到日本之後沒多久，我就知道我很有可能不會回去了。

（頓。）

芳子：我就要開始一個全新的生活了。（頓）妳也是。

雅子：我這次回來之後，反而對於之前參與的展覽活動失去了興趣。在臺灣的時候，我的作品不被接受，現在回到日本，我好像也……

芳子：在插花裡面有一種花叫做自己的花，「私の花」（日文，意為「我的花」），就是擺脫規則，追求自己的表現方式。

（頓。）

雅子：沒想到有一天我們會聊到這樣的話題。

芳子：我也沒想過喔。

（兩人笑。）

雅子：前幾年在這邊畫畫，總是擔心是不是增加了妳的麻煩。

芳子：我怎麼可能會這樣想？那時候我還在想說妳最後會畫出什麼。（頓）不過，妳也回日本兩年多了，現在還有打算發表作品嗎？

雅子：以我現在的身分，也不太可能公開發表作品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是說真的，放棄了以前那些外在的追求，我好像才真正可以問自己說，自己想要追求什麼，創作什麼？我不能自由地發表，但是我好像反而得到了一種沒有人知道的自由……

（沉默。）

芳子：（望向庭院，看見芒草）妳之前入選展覽會的那幅畫有畫到芒草嗎？

雅子：好像有吧。

芳子：（走近庭院）這邊的芒草開花了……

（沉默。兩人看芒草。）

雅子：芳子，月餅跟月見糰子妳喜歡吃哪一種？

芳子：當然是月見糰子。

雅子：妳在日本待那麼久，也很少吃到月餅吧。我還是喜歡吃月餅。

芳子：可能過不久，就會變成比較喜歡月見糰子也不一定喔。

（兩人笑。頓。）

雅子：（拿出一封信給芳子）這是阿文要給妳的。那個時候，清文留了幾封信給大家。之前一直沒機會拿給妳。幸好這次我有帶，不然之後妳就要離開日本了……

芳子：我沒想到他還會……不過，清文畫的圖，還真是不太好看。然後還寫了一段不知道什麼意思的話。

（兩人笑。頓。）

雅子：我們以前好像都沒機會這樣聊……今天真的很高興。

芳子：我想在這邊的庭院多待一下，我們去後面那邊好嗎？

雅子：好啊。

（芳子與雅子下場。不久，德明、慧珍與美玉上場。）

慧珍：他們人呢？

美玉：大概是在後面的庭院。

慧珍：天都要暗了。

美玉：後面那邊有燈。

（沉默。）

德明：（對慧珍）妳在想什麼？

慧珍：沒什麼。

德明：剛剛先生說的也沒有錯，妳在做的事情，自己還是要多注意。

慧珍：我知道。只是覺得，即使是在日本，還是不自由。

德明：之前日本政府也是幫臺灣那邊遣返了一些人。

慧珍：能做多少算多少吧。至少寄一些臺灣那邊要的藥啊什麼的。

美玉：妳怎麼確認妳寄出去的東西他們會收到？

慧珍：有可能不會收到。

美玉：那這樣不會……沒有意義嗎？

慧珍：這一切有可能是沒有意義的。我是知道了這個前提才去做的。

美玉：如果有風險的話，為什麼還要做呢？不做不就好了嗎？

慧珍：是啊，為什麼呢？

德明：不過，如果不做的話，雅子現在可能就不在日本了。

（沉默。慧珍往外看。）

慧珍：今天晚上月亮好像不會出來。

美玉：是啊。

（沉默。）

慧珍：回到神戶之後，我想把更多時間放在家裡。也許經濟上會更有餘裕，可以繼續寄藥、幫一些人。如果有機會，我可能會申請歸化日本。（頓）我的父母都老了，我也不會有小孩。我能做的，大概就是這些。（頓）不好意思，忽然講這些。

美玉：等一下等雅子跟芳子進來，我們就去餐廳吧。

德明：妳不用照顧先生嗎？

美玉：我去看一下，跟他說一下。

（美玉下場。沉默。）

慧珍：每次待在這裡，都還是會想到我跟你、志明還有文榮曾經在這邊做的那些事。早年先生帶著大家從事運動……也想不到最後會在日本度過吧。

德明：志明是最熱情的，那個時候被監視，被抓，他好像都不在乎。

慧珍：是啊。

德明：在他回臺灣之前，我有跟他見面。我跟他說，我們都知道他在做什麼。他說他自己也被監視，但是不想再被抓第二次了。

（沉默。美玉上場。）

美玉：阿爸睡著了。（頓）雖然本來是希望大家一起……不過下次大家可以聚餐，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我們還是去吧。

慧珍：……也是。

（芳子跟雅子上場。）

美玉：妳們回來啦，那我們就出門吧。

雅子：先生呢？

美玉：他說要先睡了，我們去吃就好。

雅子：……先生還好吧？
美玉：他說休息一下就好。
芳子：是要去什麼餐廳？
美玉：壽喜燒，先生喜歡吃的那家。
芳子：好難得可以吃到那家。
雅子：（笑）真的！
德明：美玉妳先帶她們去吧，我知道是哪一家。

（美玉、雅子、芳子下場。）

慧珍：剛剛看到先生，你覺得？
德明：不知道，但是先生他真的病了。
慧珍：只希望不是我們想的這樣……

（頓。）

慧珍：志明……結果他最後變成這樣，你有想過嗎？
德明：怎麼說，沒有想過，但也不意外。

（頓。）

慧珍：年輕的時候還以為我們可以做些什麼，現在想起來，都只是幼稚的空談。
德明：但是妳剛剛說要回神戶做的事情不是空談。（頓）到現在還在空談的，應該是我吧……

（頓。）

慧珍：前陣子我遇到一些年輕人，他們有讀過你以前寫的東西。
德明：是嗎？
慧珍：所以，就繼續做你想做的事吧。
德明：繼續做嗎？
慧珍：我們也只能這樣了，不是嗎？

（頓。）

德明：走吧，該出門了。

（兩人離開之後，不久，定維走出。注意到芳子的花作。他走到住屋廊間的邊緣，

聽著自然的聲音。然後走回客廳，看著芳子插的花。打開電視，發現有摔角節目。他看了一會兒，又將電視關上。走到桌邊，倒水，找出藥罐，倒出幾顆藥丸。先配著水吞下一顆。出神。他凝視著庭院，然後一顆接著一顆吞下。吞到一半，忽然停住，彷彿想到什麼。把剩下的藥丸放回藥罐。停頓。他轉身，像是要回房，但又彷彿注意到庭院中有什麼聲音，想往那邊走去。）

定維：（對著庭院）是誰在那邊？是誰……（頓）阿母，是妳嗎？妳在那邊做什麼？
阿母，是妳嗎？阿母——

（定維往庭院深處走去。）

（劇終。）